

孟子分类纂注

(二)

王伟侠编著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出版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一輯

孟子分類纂注
(二)

王偉俠 編著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一輯

孟子分類纂注 (二)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三版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四版

實價新臺幣 ~~二千七百~~ 元整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著者 王偉俠

出版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發行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印刷者 中國文化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處 聯合出版服務中心

華岡書局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
電話：八八六一四二號

地址：臺北市濱江街二五〇號
電話：五一四九六五八號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電話：五四八四四五五號

孟子分類纂注(二) 目次

第七章 論教育

第一節 自動(凡十章).....

二三

第二節 標準(凡八章).....

二四

第三節 環境(凡六章).....

二五

第八章 論行爲

第一節 行本(凡二十章).....

二五

第二節 操持(凡十章).....

二六

第三節 中道(凡十章).....

二六

第四節 內省(凡八章).....

二七

第九章 嘉言(凡十章)

二八

孟子分類纂注

第七章 論教育

第一節 自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①者五：有如時雨化之^②者，有成德^③者，有達財^④者，有答問^⑤者，有私淑艾^⑥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心篇上第四十。）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朱注：「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注釋）

①所以教，謂所以教之之術也。②時雨化之，朱注：「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

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趙注：「教之漸漬，而沾洽也」。③行道而有得於心爲德，德熟其惑而安定，故成之。④財，同材，同才，才恐

其滯而不通，故達之。朱注：「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⑤答

問，朱注：「就其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⑥私淑艾，朱注：「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或

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①如也。王者之民，皞皞^②如也。殺之而不怨^③，利之而不庸^④，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⑤，所存者神^⑥，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盡心篇上第十三。）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按本章謂君子以德教化人，與天地同功，卽上時雨化之之意。

（注釋） ①驩虞，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趙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
②皞皞，義與浩浩同，古字通用。廣大自得之貌，趙注：「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難見也。」
③趙注：「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

④庸，功也。趙注：「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朱注：「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⑤所過者化，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無人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⑥所存者神，朱注：「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由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曹交^①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②，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③，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④？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⑤，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⑥之任，是亦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⑦矣。子服堯之服^⑧，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⑩」。○（告子篇下第二。）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朱注：「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本章孟子所以教曹交者甚詳，辭其受業，亦以道固易知，既經啓發，則惟力行而已。無待於耳提面命，故不必受業於門也。此亦促其自動力學之意，朱子謂不屑教誨，無乃過歟。

（注釋） ①曹交，趙注：「曹君之弟，交，名也」。○按此注頗資聚訟：王應麟困學紀聞，以爲孟子時，曹亡已久，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士奇春秋說，以爲宋雖滅曹，而仍爲宋附庸，故戰國時尙有曹君。閻若璩釋地續，引鄭爲

楚滅，後復有重封之郟，薛先爲任姓，後以封田嬰，中山之後，復有中山等爲例，以爲宋滅曹後，至孟子居鄉，一百七十餘年間，安知不更有國於曹者？故以趙注爲「非無謂也」。惠閏二說皆左袒趙注而辨王氏曹亡已久之論者，毛奇齡經問以爲孟子之時，曹信亡矣，曹交當是曹姓而交名者，鄒者魯縣，鄒卽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卽鄒君之弟，未可知也。江永羣經補義亦云，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二說又左王氏之論者，朱注從趙注，焦循正義亦以趙說未可非，姑從之。

②文王十尺湯九尺，謂形體長大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謂「湯體長專小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殆卽謂此。

③食粟而已，言食粟外，無他飽也。

④奚有於是，趙注：「何有於是言乎」？蓋謂其不必如是言之，亦卽於形體何

有之意。

⑤一匹雞，趙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是以集釋匹，以小雞釋雞。朱注：「匹字本作鳴，鴨也。從

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鷺是也」。

是以匹爲鴨，而雞字未釋。按焦循正義：「王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止，少也，物多

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止小也。廣韻鷺止小也。方言注作鷺，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雞，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

勝一小雞，孫奭音義，謂止與足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是以匹訓隻爲是。說文佳部云，雞，雞子也。若以匹爲鷺，

則雞字無解矣。

⑥烏獲，秦人，孔武有力者，嘗仕秦武王。

⑦孝弟而已，朱注：「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

，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⑧堯服，趙注：「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

，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詭譎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

⑨假館，借館舍

以居也。

⑩有餘師，謂師不少也。

公都子曰：「滕更^①之在門也，若在所禮^②，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③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④焉。」（盡心篇上第
四十三。）

（首題）趙岐注：「章指，言學問尙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朱注：「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注釋）^①滕更，滕文公之弟，學於孟子者，在門，謂在門下也。^②趙注：「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

見答禮」。謂似宜對之有所禮貌也。^③挾，恃也，挾故，謂與師有故舊之好。^④滕更有二，趙注：「挾貴挾賢」。

朱注：「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①矣。予不屑^②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③而已矣。」（告子篇下
第十六。）

（首題）趙岐注：「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

之而已」。

（注釋）^①多術，謂方法不一也。^②屑，潔也，不屑，謂不以爲潔而輕之拒之也。^③朱注：「不以其人爲潔

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①、柳下惠^②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③；夫廉，懦^④。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⑤；夫敦，鄙夫^⑥寬。奮^⑦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與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九之者乎？」（盡心篇下第十五。）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貧賤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注釋〕

①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其弟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②叔齊亦不立而逃。避紂隱居，聞文王賢而歸之，至武王伐商，夷齊叩馬而諫，及勝商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

③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展禽，名獲，字季，居柳下，嘗爲士師，三黜而不去。人間之，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禽卒，門人將諱之，其妻曰：「將諱夫子之德耶？則「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諱之，其末云：「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諡曰惠。

④懦，驚弱，無氣節也，立志，謂思自樹立也。⑤薄，厚之反。敦，厚也。⑥鄙夫，謂狹陋之人。

⑦奮，發揚也。⑧興起，謂感動奮發，作然而起也。⑨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孟子曰：「無或^一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二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三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四之爲數^五，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六，則不得也。奕秋^七，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八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九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一〇}。」（告子篇上第九。）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朱注：「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按趙氏朱氏所云，似有一傳衆咻之意，蓋重在一暴十寒二語，其實全章重點在專心致志，故設喻云云。專心致志，非自動自發不可，故不入環境一節。

〔注釋〕

①或，與惑同，疑而怪之也。王，似指齊王而言。

②暴，晉卜，與曝通，曬之，溫之也。

③吾見亦

罕，朱注：「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誨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王何哉」！④突，圍碁也。

⑤數，技也。⑥專心致志，謂心志專一，不旁務也。

⑦突秋，趙注：「有人名秋，通一

國皆謂之善突，曰突秋」。焦循正義：「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醫和卜徒是也。此名突秋，突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突，故以突加名稱之也」。⑧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⑨爲，義與謂同，爲是其智，即謂其

智之意。⑩非然也，謂非其智不若，隱有不專心致志之故之意。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①，禹聞善言則拜②，大舜有③大焉；善與人同④，舍己⑤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⑥。自耕稼陶漁⑦，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⑧，取諸人以爲善，是與⑨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公孫丑篇上第八。）

〔旨趣〕趙岐注：「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朱注：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按聞過則喜，聞善則拜，即舍己，從人，二事，聖賢之學，不過如此，即所謂感化私淑也。

〔注釋〕

●趙注：「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朱注：「喜聞其過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趙注：

「尙書曰：『禹拜讞言』」。朱注：「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按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尙書作讞」。讞，皆昌字之假借，讞言，謂美言也。●有，又也，朱注：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朱注：「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

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焦循正義：「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於人

同也」。●焦循正義：「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焦循正

義：「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朱注：「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謂皆取人之善而從之。●與，猶許也，助也，朱注

：「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盡心篇下第五。)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忘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

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注釋〕

●梓匠，木工也。●輪輿，謂造輪造車之工也。●趙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

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朱注：「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在其人，雖大匠亦莫如之何也已。蓋

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此」。○按此謂與人規矩，啓發之也。巧，則精進成熟，惟待自

力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盡心篇下第
二十一。)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

倦也」。○按此謂學有恒心，則德業日進矣。

〔注釋〕

①趙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②朱注：「徑，小路也，蹊

，人行處也」。③介然，趙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朱注：「介然，倏然

之頃也」。○按趙注於介然無釋，但以之屬上讀，朱注以之屬下，趙佑溫故錄：「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以介然屬

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修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曆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

人部云：『介，劃也』，蹊無一定之迹，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潤，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踐。今介然專

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之所以能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踰，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即荀子律曆志

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此解介然二字既詳，且亦主屬下讀者，通鑑：「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

」？注曰：「介然，堅正不移之貌」。此與趙佑各解，可以互證，較朱注倏然爲允，應從之：并依朱注屬下。④爲間

，趙注：「有間也」朱注「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義理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①者，凡民^②也，若夫豪傑^③之士，雖無文王猶興^④」。（盡心篇上第十。）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按此謂能自

動奮發，自然有爲也。

〔注釋〕

①興，起也，有所作而行也。朱注：「興者，感動奮發之意」。②凡民，趙注：「無自知者也」。朱

注：「庸常之人也」。③豪傑，朱注：「有過人之才智者」。④趙注：「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智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朱注：「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然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西子^①蒙不潔^②，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③，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離婁篇下第二十五。）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祀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朱注：「

尹氏曰，此章成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注釋〕

①西子，春秋越人，諸暨亭羅村西鬻薪之女，名施，美姿容，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

夫差，吳亡，復歸范蠡，從遊五湖。②趙注：「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

懼聞其臭」。朱注：「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按淮南子修務訓：「今夫毛嫱西施，

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章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卽本孟子之

說而衍之者。③惡人，趙注：「醜類者也」。朱注：「醜貌者也」。④二注義皆通。⑤趙注：「貌雖醜而齊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

孟子曰：「仁言①，不如仁聲②之入人深也；善政③，不如善教④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篇上第十四。)

〔旨趣〕

趙岐注：「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注釋〕

①趙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朱注：「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焦循正義：「國

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治法度之言」。又曰：「謂以法度戰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爲仁也」。○按趙

注及正義爲允。②仁聲，趙注：「樂聲，雅頌也」。朱注：「程子曰，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

」。焦循正義：「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

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樂記云，樂也者，聖人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又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

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按樂爲古代施教之一，趙氏

以仁言爲法度，故以仁聲爲教化也。③趙注：「善政使民不違上」。朱注：「政，爲法度禁令，所以治其外也」。④

趙注：「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朱注：「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⑤趙注：「畏之，不違忌，

故賦稅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朱注：「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⑥趙注：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

可得也」。朱注：「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以上趙朱二氏所注，均可互相發明，得民財句，朱注尤勝。

孟子曰：「逃^①墨^②必歸於楊^③，逃楊必歸於儒^④，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⑤

者，如追放豚^⑥，既入其苙^⑦，又從而招^⑧之」。〔盡心篇下第
二十六。〕

〔首題〕

趙岐注：「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朱注：「此

章言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按此與下章館於上宮，皆聖人有教無類之義。

〔注釋〕

①逃，去之也。②墨，謂墨翟，魯人，仕宋爲大夫，生於周定王時，安王末年卒，壽八十餘，善守禦

，爲節用，倡兼愛尙同之說，流行頗盛，當時與儒家並稱。孟子稱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國策載其百舍重繭以救宋國事，蓋操行堅卓，而專以利濟爲主者也。有墨子十五卷，其門人所記也。又伊世珍瑯環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母夢烏而生，遂名之，其說無徵，不足信也。③楊，謂楊朱，鄉里不詳，或云字子居，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

禽滑釐辯論，其說謂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戰

國時亦盛行，時人目爲「爲我」，與墨子之兼愛適相反。④儒，宗孔子之道者，漢書：「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趙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致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朱注：「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

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趙佑溫故錄云：「舊謂墨者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尙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盡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按趙佑氏之說，最爲精審。⑤辯，爭論道也。⑥放豚，放逸之豚也。⑦苙，晉立，闌也。⑧趙注：「招，買也」。按買，音吠，挂也，系也，謂以繩係取之也。又注：「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闌則可，又復從而買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①，有業屨②於牖③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④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⑤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⑥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篇下第三十。)

(首題) 趙岐注：「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注釋) ①館，舍也，止也。上宮，趙注：「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朱注：「上宮，別宮名」。